

劍影俠魂

【台灣】

陳青雲 著

上



大蒙古文化出版社

目录

引子	1
第一章 舍身救孤	3
第二章 孤雏血泪	36
第三章 不死书生	71
第四章 金钗魔女	108
第五章 倒戈救美	143
第六章 白发红颜	177
第七章 荒山绮梦	211
第八章 红衣妇人	247
第九章 佛门风波	282
第十章 慈令普航	317
第十一章 独闯妖窟	351
第十二章 母子情深	385
第十三章 香囊之谜	421
第十四章 独挽浩劫	475
第十五章 将计就计	525
第十六章 荒山奇女	561
第十七章 情海梦断	596
第十八章 天理昭彰	631
第十九章 侠义千秋	665

第十一章 独闯妖窟

徐郁之目光一扫南宫维道的掌心，也不由骇呼道：“金钗？”

南宫维道从死者“顺风耳”的后脑起出的，是一枚小小金钗，那形式与周小玉送他做纪念的那枚，一般无二。

徐郁之接着又道：“难道是‘金钗魔女’的杰作？”

南宫维道喃喃地道：“不可能，怎么会呢？”

“但这枚金钗……？”

“金钗魔女凭什么要杀‘顺风耳邢二’呢？”

“一切只是臆测，也许武穆伺的妖精，根本不是‘赤后门’的人。”

“此时言之过早！”

“我们走！”

“好，照原计划，那批狗爪子必定在附近守候！”

此时，店内已乱成一片，店家与一些闲人已奔上楼来。

南宫维道与徐郁之举步下楼，所有的目光都惊疑地瞪着他俩，但没有人敢出言查问，只是表情上已充分显露怀疑两人是凶手。

出了酒楼，两人煞有介事地拱手作别，一东一西，扬长而去。

不用说，“金龙帮”的密探又已分别尾随而上。

南宫维道故作不知，步履从容，一派秀才本色，出了东门，他不改变方向。到了人烟稀少之处，突然展开身法，如淡烟般消逝。

奔了一程，确定对方已被甩在身后老远，这才转向北门方向。

顾盼间，来到北门之外，再径直北行，果然地点越来越荒僻，久久不见一个人影，借着林木的掩护，只片刻功夫，就来到一道石拱桥头。

南宫维道停下身子，隐在树丛中，暗忖：这里大概便是“顺风耳邢二”所说的有许多江湖人尸的地方了。

桥的另一端，约有一里，林木荫檐，不用说，那便是“武穆祠”了。突然，他发觉桥头栏杆上，插了一支三角红旗，旗中央绘了一个白骨骷髅，栏杆上四个鲜红的刺目大字：“擅入者死！”

南宫维道心中一动，暗忖：看这场面，似乎是“赤后门”所为，红旗红字，皆近于赤，但“顺风耳邢二”怎又死于“金钗”之手呢？

这的确令人费解。

等了盏茶时间，仍不见徐郁之的影子，南宫维道着实不耐烦了，他急切地想解开这个谜，心想，不如自己先过桥一探，反正徐郁之是知道地方的。

于是，现身出来，锦衫飘飘，缓步上桥。

他望着那面骷髅红旗和“擅入者死”的禁令，冷冷一笑。

这座石拱桥长约三丈，横跨在一条小溪上，两头长满了杂树。

刚踏下桥头石级，眼一花，一个千娇百媚的红衣少女从树

后闪出。盈盈一笑：“不死书生，你比预期的来得快！”

南宫维道心头一震，对方是“赤后门”的人无疑，但怎知自己会来呢？”

红衣少女冷冷地道：“早在你们小姐意料之中！”

“你们小姐……少门主？”

“不错！”

“过桥者死，你还不动手？”

红衣少女又是迷人地一笑，道：“少侠是例外！”

“为什么？”

“你是本门上宾！少侠请自便！”

南宫维道横了她一眼，转身便走，心头仍不免有些紧张，“赤后门”的诡异武功，他记忆犹新，既然少门主出门，随带的高手，当不在少数，这武穆词纵非龙潭虎穴，但也决非好去处。

不大功夫，来到词前，但见古柏夹道，一座旧！但不失宏伟的建筑映入眼帘。

一个红衣老姬，迎候祠门。

对方，并不陌生，正是当初挟带自己入“赤后宫”的那老妇人。

“不死书生，你果然来了！”

南宫维道强捺住激动的情绪，道：“听说少门主在此问？”

老姬嘿嘿一笑道：“不错，为了你亲自入江湖！”

“为了在下？”

“当然。”

“在下可以见她？”

“当然。”

“请带路。”

“随老身来!”

进入祠门，只见不少红衣人影在晃动，庭院殿廊打扫得干干净净。

正殿，四名红衣少女左右分立。

红衣老嫗在阶下止步，道：“候着!”然后疾步入殿。

四名红衣少女，望着南宫维道，面露神秘笑容；但他却直感到恶心，先后的事例，证明了这批红衣少女，无一不是邪淫之辈。

不久，红衣老嫗出现殿门，一招手道：“少门主传见!”

传见两个字，使南宫维道啼笑皆非，这种臭排场，出自江湖人身上，的确是不伦不类。此时，他仅微微一笑，心里盘算着该采取什么行动?

按照门训，这些魑魅魍魉，亟应除去，以维天道。他一边想，一边踏入殿门，只见红衣蒙面少女，端然独坐，身后两名少女侍立。

红衣蒙面少女一招玉手，道：“看座!”

立即有一名少女，移了一把椅子过来。

南宫维道冷漠地道：“不必!”

蒙面少女微微一笑，道：“何必那么狂傲，坐一下总不会吃了你?”

南宫维道以更冷的音调道：“要吃在下颇不简单!”

“是不太简单，但并非办不到!”

南宫维道开门见山道：“言归正传，少门主此次率众出山为的是是什么?”

红衣少女轻挑地一笑，道：“为你!”

“在下已经来了!”

“所以是最好不过!”

“连日的卑鄙血案如何说?”

“那不关你‘不死书生’的事!”

“天下人管天下事!”

“你管不了!”

“在下非管不可呢?”

“你自讨苦吃!”

“不见得吧?”

“不死书生，国有国法，门有门规，你日前还管不着!”

南宫维道嗤之以鼻道：“纵容手下伤天害理，这是什么门规?”

红衣蒙面少女若无其事地道：“享人生之乐，本门不禁!”

“杀人呢?”

“不谈这个!”

“这种行为，人神共愤，天理难容!”

“我说不谈这个!”

南宫维道不由地怒火满腔，栗声道：“少门主，在下说一个人你可认识?”

“谁?”

“贵宫石牢之中，被囚了十年的老人‘云中鹤东方英’”

“助你逃脱的老匹夫?”

南宫维道双目尽赤，大声道：“你叫他老匹夫?”

“怎样?”

“他不是你父亲?”

“哈哈哈哈哈……”

红衣蒙面少女像是听到什么有趣的事，笑得花枝乱颤。

南宫维道厉声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侍女之一娇喝道：“不得对少门主无礼!”

蒙面少女敛住笑声，一抬手道：“由他！”

南宫维道咬了咬牙，又道：“赤后门无视于人伦天道？”

“本门一切作为，全在门规之下！”

“丧失人性……”

“不死书生，你是来教训我的吗？”

“恐不止此！”

“那要怎样？”

“伏魔收妖！”

“格格格格……”

蒙面少女又笑了个前仰后合。

南宫维道顿时狂愤难耐，但仍强忍住道：“在下再问一件事……”

“什么事？”

“金钗魔女的下落！”

“那失心疯的女人？”

“嗯！”

“因她也是女人，没有杀她，放她上路了！”

南宫维道思绪一连几转，道：“城内酒楼中以金钗杀死‘顺风耳邢二’的是谁？”

“那是警告他不可乱嚼舌头！”

“谁下的手？”

“我本人！”

南宫维道大感意外，骇然退了一大步，栗声道：“你也会发金钗？”

蒙面少女平淡地道：“那有什么稀奇！”

正说着，一个红衣少女，匆匆来到殿前，大声道：“太上急令！”

方才那红衣老姬，从侧面转了出来，从少女手中接过一个物，挥手命少女退下，然后快步来到少门主身边，递了过去，原来是一个小小纸卷。

蒙面少女拆开来略过一目，递还红衣老姬，道：“洪长老，请您去办！”

老姬接在手中，看了一遍，道：“老身立即传令！”说完，转身离开。

南宫维道目光犀利，隐约从纸背上看出“金钗”字样，登时疑云大起，自己此来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小玉的母亲“金钗魔女”当然，这蹊跷不能放过，说不定这所谓“太上急令”便与“金钗魔女”有关，当下脱口道：“在下可以动问急令的内容么？”

蒙面少女沉声道：“你不懂江湖规矩？”

南宫维道横下心道：“就算不懂也好，在下需要明白此中蹊跷！”

“好，就告诉你，你不是问起‘金钗魔女’吗……”

“怎样？”

“太上急令，不惜代价，除她！”

南宫维道骇然大震，栗声道：“她人现在何处？”

“不知道，但她决逃不脱的！”

“在下声明……”

“声明什么？”

“如果‘金钗魔女’遭遇不测，‘赤后门’将付出百倍代价！”

“如何付法？”

南宫维道脚步向前一挪，杀气腾腾地道：“在下誓必血洗‘赤后门’，鸡犬不留！”

这句充满了杀机的话，使厅内侍立的两名红衣少女，花容失色。

蒙面少女娇身为之一震，栗声道：“你办得到吗？”

南宫维道切齿道：“只要在下三寸气在，非办到不可！”

“可惜你永无此机会了！”

“无妨走着瞧！”

“你还打算安然离此吗？”

“无人留得住在下！”

“那便是笑话了！”

被称作洪长老的红衣老姬突然闪身而出，接上话头道：“不死书生，少门主才貌双全，你真的不屑一顾吗？”

南宫维道不屑地哼了一声道：“金玉其面，蛇蝎其心……”

“住口，你敢出口不逊？”

“哼，哼，哈哈哈哈……”

红衣老姬怒冲冲地道：“不死书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南宫维道恨极地道：“我杀光你们这批妖狐！”

“好哇！”

怒声中，红衣老姬伸手便抓，出手之快、诡、狠、辣，世无其匹。

南宫维道闪身飘退数尺，“公孙铁剑”已掣在手中。

蒙面少女离座而起，不温不火地柔声道：“洪长老，且慢动武！”

红衣老姬悻悻地退到一边。

蒙面少女嫣然一笑：“不死书生，你要看看本少门主的真面目？”

南宫维道心中一动，冷酷地道：“看与不看都是一样！”

“也许不同！”

“如果你以为在下会为美色所动，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格格格格……”

颤人心弦的娇笑声中，蒙面少女缓缓除下蒙面纱中……

一副皎洁如秋月般的美面，露了出来。

南宫维道如中雷击，全身一震。

“啊！”

惊叫声中他连连后退，似乎摇摇欲倒。

“小玉！”

他激情地叫了一声，全身簌簌抖了起来，数年不见，她长成了，也变了，但那轮廓依稀可辨，尤其那一双美目，散发着慧的光芒，微翘的嘴角，象征着她的任性，这些，是改变不了的。

少门主秀眉一蹙，道：“谁是小玉？”

南宫维道感到有些晕眩，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事实，并不是梦，金钗杀死“顺风耳邢二”，便是铁证。

但她为什么不承认呢？

为什么连母亲也不认呢？

难道她真的不是小玉？

“天下纵有容貌极端相似之人，但‘金钗’杀人又做何解？

他痛苦地再次唤了一声：“小玉！”

“你在叫谁？”

“你！”

“我？格格格格……”

“小玉，我……一直在找你……”

少门主眉头蹙了蹙，嫣然一笑道：“你在找我？”

“是的！”

“好，很好，随我回‘赤后宫’，我们……”

南宫维道猛觉对方神情不对，如果她真是周小玉，决不会以这种态度对自己，而且更不会不承认“金钗魔女”，方才的“太上急令”，要除去“金钗魔女”，她竟然下令执行，她不是小玉，不是……。

但，她活脱脱地是小玉啊！

这种情况，的确能使一个人发狂。

“你，你不是小玉？”

“全是你一个人的话！”

“你叫出我的名字？”

“不死书生……”

“说出你对我当年的称呼？”

“……”

“我从前赠你之物，尚在身边吗？”

两问不答，南宫维道颓然道：“你的确不是小玉！”

“小玉是你情人？”

愈看，愈感觉她是周小玉，虽然语音不似当年小玉的童稚腔，但那问话的神态，恰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请问芳名？”

“你可以叫我‘赤后五世’！”

“赤后五世？”

“对了！”

“你是第五代传人？”

“一点不错！”

南宫维道心乱如麻，天下哪有这等酷似的人，她不是周小玉，那小玉呢？何以杳无消息？小玉是为了找自己而背母离山，如果她是，在见了与自己与她娘之面，能丝毫无动于衷么？

……

她不是？

她不是！

她是“赤后五世”。

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想不到内心如此丑恶。

突然，南宫维道发现对方眼中有异，“赤后宫”石牢中舍命救自己的那老人的警语，立涌心头，对方又要施展“魔眼”邪术了。

当下，一正心神，移开目光，手中剑毫不犹豫地挥了出去。

“你敢！”

暴喝声中，劲气疾涌，把他震退了两步，出手的是那姓洪的老嫗。

看那“赤后五世”，俏生生地站在八尺之外，笑态依然。

厅内外的红衣少女，全部拔剑在手。

空气顿时极为紧张。

南宫维道目光一触及“赤后五世”，心弦便是一阵颤，她活脱是小玉啊！

红衣老嫗阴冷道：“真是不识抬举！”

南宫维道怒声道：“要尔等下五门的东西抬举？”

红衣老嫗气得白发倒竖，大声道：“少门主，要死的要活的？”

“赤后五世”依然平静如常地道：“洪长老，论硬拼您恐怕对付不了……”

“老身不信这个邪？”

“可以试试看！”

红衣老嫗转身从侍女手中抓过一把剑，抖一抖，厉声道：“不死书生，出手！”

南宫维道是恨极了这些邪淫残酷的女魔，一振腕，铁剑划了出去。双方一触即分，但剑刃已交击了十余下之多，这种剑术，实在令人咋舌。

“赤后五世”娇呼了一声：“好剑！”

一分再合，各出奇招，狠斗在一起，剑气漫卷，积尘纷落。

到了第五个回合，双方的剑交合，相持了片刻，南宫维道陡然施出了师门奇技“九回玄功”，剑身一颤，红衣者姬手中剑已折为数段，手中仅剩剑柄。

南宫维道毫不留情，乘势再次挥剑。

“不得伤人！”

一支剑横劈过来，南宫维道中途回剑迎击，一阵震耳金鸣过后，双方各退了一个大步。

这时出手的，果然是“赤后五世”。

“赤后五世”娇滴滴地道：“此地施展不开，到院中去！”

南宫维道片言不发，转身出殿，兀立院中，他刚站定，“赤后五世”已在前面，身法之奇，骇人听闻。

“赤后五世”浅浅地一笑道：“我们来打个赌如何？”

南宫维道初来的杀机，已被这一迷离的意外冲淡，有些心神不属地道：“打什么赌？”

“我在五十招之内胜你！”

“怎样？”

“你如落败，无条件随我回宫！”

这比赌命还要严重，万一落败，便成了“赤后宫”传宗接代的工具，但，能不接受吗？堂堂“造化门”之主，不敢接受一个女人的挑战？犹豫间，他仓猝应道：“在下胜了呢？”

“今天可以放你上路。错过今天再说！”

“在下胜了还要你放?”

“所谓胜负，只指这场剑斗，否则你胜了也脱不了身!”

“未见得吧?”

“你能抵得过洪长老和我联手?何况尚不止此!”

南宫维道转念道，错过今天也好，最要紧的是找到“金钗魔女”，也许能对这离奇公案有所帮助。

“好，在下接受!”

红衣老嫗栗声道：“少门主，不能放他走!”

“我话已出口!”

“我们出山为何?”

“放他一马也不打紧，他逃不了的!”

“如果事出意外，门主责怪下来……”

“一切有我!”

红衣老嫗闭住了口，但流露出并不以为然的神情。

“准备好了?”

“请!”

“锵!”双剑一击而分，南宫维道大是骇然，这一击，使他虎口发麻，对方的内力，决不在自己之下，一个看似纤弱的少女，有此雄浑的内力，敢与男子硬拼，实在少闻少见。怪不得她敢誓言五十招分胜负，而对方的剑术，也玄奥高深，如果如她所说，加上红衣老嫗，自己很可能应付不了。如果掉以轻心，将会铸成终生遗憾，入赘“赤后门”，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双剑再合，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剧斗。

十招!

二十招!

三十招!

因为错觉对方是儿时良伴小玉，所以总下不了杀手，几

次机会白白放过，使自己陷于劣势，反而弄得先机尽失，险象叠生。

转眼过了四十招，一个意念冲上脑海，“败不得！”一横心，狠招迭出，争取了主动。

“五十招！”

南宫维道暴吼一声，尽毕生功力，施出了那一招“攀星摘月”。

“呀！”

娇哼传处，“赤后五世”踉跄后退，左肩臂处血喷如泉，使得红衣更加刺目，粉腮一片煞白。

“上！”

红衣老嫗厉叫一声，首先扑上，另六名少女也跟着弹射而出，剑掌交错，铺天盖地地猛袭而至。

南宫维道双目一赤，又是那一招“攀星摘月”狂扫出去。

“哇！哇！”

两名红衣少女，横尸当场。

“住手！”

“赤后五世”厉喝一声，红衣老嫗及四名少女，倒弹出圈子之外。

两施绝招，使南宫维道喘息不已，内元亏损甚剧。

又有十多名红衣女人，有老有少，自四周涌了过来。

南宫维道顾及后果，不敢逞强，怒目“赤后五世”，大声道：“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当然算数！”

“那在下暂时告辞！”

“不死书生，不久再见！”

红衣老嫗气呼呼地道：“少门主，纵虎归山……”

“赤后五世”一面以手点穴自止血流，一面娇喝道：“谁也不许出手！”

“他杀了两名弟子！”

“错过今天再说！”

“少门主，不可太任性……”

“我意已决，不必多言！”

南宫维道徐徐转身，向外走去，心头沉重异常，同时也觉得有些茫然，自己此来，究竟得到了什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打退堂鼓？

出祠，穿越林荫，过了石拱桥。

奇怪，怎不见徐郁之的影子？

难道以他的身手摆脱不了对方？

突然，一阵暴喝之声遥遥传了过来，南宫维道心中一动，弹身奔去，约莫半里左右，一片稀疏的柳林，林中红影晃动，另一条白影挟在其中，十分显眼。

南宫维道一紧身子，掠了过去，隐身材后。

目光扫处，不由大感震惊，场中央那白色人影，竟然是“白衣童面”，与他对手的是一个红衣老妇，这老妇可不陌生，是不久前被带入“赤后宫”时，所见三老嫗之一，也就是被祠中那老嫗称作三妹的，看来她在“赤后宫”的身份也是长老。

“白衣童面”业已毫无回手的余地，胸前斑斑血渍。

地上，横了一具红衣少女尸体，头颅被抓碎，这手法与“白发红颜”一样，不问便知，是死于“白衣童面”之手，另四名红衣少女站成三角。

“白衣童面”会在此问与“赤后门”的人拼上，的确是意想不到的事。

看情况“白衣童面”非横尸此地不可，“赤后门”可以说